

落魂崖

福爾摩斯偵探奇案代表作第二集

落魂崖

一

光旭寅兄大人勳鑒。睽別芝蘭兩更寒暑。雖有寸楮。時達念慕之忱。終以人事慳惚。未能親聆。教誨爲憾。頃得家報。小兒百年忽于一旬前失蹤。家大人焦慮成疾。山荆亦因祇此一子。舐犢情切。廢寢忘餐。歌哭無常。狀類癡癲。弟數數派人四出尋覓。杳無朕兆。夙仰大人麾下。善于偵察之能手。頗多累破奇案。成績昭著。弟自慚無識人之目。遂致如此屑事。亦竟煩瀆清神。叨在知己。諒不我怪。用敢函請。指撥幹員二三。賜爲贊助。俾得珠還璧趙。不獨小弟夫婦含感無既。卽家大人能重擁愛孫于膝下。此皆出諸兄所賜也。臨書惶汗。不盡欲言。肅此敬頌。

秋綏

寅弟沈世賢頓首

以上這封信。是徽州報馬送來的。同日午後。又接到安慶府呂轉實的來信。巧得很。同樣的意思。

光旭年兄大人賜鑒。潯陽一別。階莢三更。每於民政休浴之暇。檢讀手教。深切神馳。仲夏奉旨入京。返任之日。本擬舟折徐淮。一謁趙衛二公。孰料敝轄境內。因催租激起民變。事擴將成。燎原。弟迺兼道南旋。未能一聆指示。抱憾殊深。茲有懇者。長男璞。年未弱冠。方就讀于青陽故里。突于月之十四日午後失蹤。賤內遍備隣里諸父老。分途尋找五日。絕無蹤影。璞男已非孩提。其非拐帶可知。平時篤于經史。見人訥訥如處子。似又非背父母潛游于市井之流可比。尤奇者。失于之第七日。第之衙署中。突發現一奇怪留條。以首插之於臥床之側。特並奉上。請賜教示。並懇指派梁袁二公。賜降敝署。則案縱離奇。不難水落石出也。與兄交非泛泛。故敢修緘求助。勿促陳詞。

福爾摩斯偵探奇案代表作 第二集 落魂崖

務懇勿却乃感。秋風多厲，健飯爲佳。餘容續陳，卽叩。

年 第 呂轉實再拜

某月某日

趙大人看罷兩緘，又將呂府尹信袋裏附來的一張紙條，拿出仔細一看，只見紙上寫着：

奉總部法師令……

特諭知安慶府正堂呂……知悉：汝子罪犯天條，已被拘往行刑法地，治以死罪。依總部定章，應累及全家。姑念汝爲官清廉，自守德政，可風，特破例免爾夫妻一死，以示吾儕不殺無辜。汝爲明達之人，當不惜此犯罪作惡之逆子，必視若無事，苟執迷不悟，有所舉動，則冰刀雪刃臨頭之時，後悔無及。此諭。

趙大人看畢，勃然大怒，胆大的盜匪犯下殺人重罪，尤敢視官府如弁髦，明目張胆，留此荒謬絕倫之警告，苟不戢滅此等醜類，則國家法紀何存？官府顏面何在？玉柱、岳聲方由教場看操回署，一入門，便見大人怒容滿面，他倆欠身參見了，退到大人左右侍立。趙輝一拍書案，虎聲倒豎，大聲對玉柱道：「賢契，你瞧，這還了得……」玉柱就在大人手邊將兩封信一張警告紙條，仔細看了一遍，特將那紙條拿到手中，又反覆細瞧。右上角有一小孔，繫着三根絕細的紅絲，約模二寸來長，左下面却又有一個木刻的圓形圈兒，有黃豆般大小，是淡黃色油印的。玉柱沉吟半晌，默然將那張紙條遞給岳聲，讓他看完才開口對趙大人說：「現在恩師的意下如何？」趙輝道：「這事義不容辭，必須你倆去一遭才行。如果呂沈兩公若有辦法，必不來向我們乞助的。」岳聲道：「這留條的右上角有三根紅絲扣着，左下角又有一個絕小的淡黃色油印圓圈兒，這不消說，必然是賊人們的暗記。咱在四川的時候，曾聽得人們傳說：那湖北安徽一帶，向多黨會，各幫各派，名目簡直是多得不可勝數。按照這兩家案子看去，無疑的是黨會中人們幹的。玉柱點頭道：「你猜得不錯，不過所困難者，便是黨派太多，有好有歹，辦這種案子，最容易多惹誤會。張冠李戴，一個不留心，便能惹出許多誤會來。在別人的眼光看起來，那三根紅絲，必然會疑心到赤繼兄弟會中人做的事。至于下面那一個淡黃色圓圈兒，油印記號，又將疑到少林義氣團幹的事。」因爲義氣團平時所用的鈴記，却也是一個圓圈兒。他說到這裏，岳

聲劈的跳起來說大哥你真是一位無事不知無物不辨的奇人。咱看了這兩種暗記。却十拿十穩。料定是義氣團與赤繚兄弟會幹的。但你偏說不是的。必有理由。解釋出來。好叫咱明白。玉柱道。你能猜測到這兩個會。見識也不能算薄弱。不過。你還未能明瞭。各幫各會裏內容組織。與行爲舉動呢。少林義氣團。是少林寺一派。散漫各地。有人常感到自家。人不認得自家。人。甚至不打不成弟兄的痛苦。於是便發起一個義氣團的組織。他們的宗旨。頗爲純正。既無倚衆欺人的惡例。更無幫人行兇的行爲。團員都是安份的良民。每月各出酒資。歡聚一次。平時爲人排難解紛。苟遇到別一派。或別一黨。有欺凌侵害團員之事發生。他們必聚衆合羣。死力報復。尤其嫉惡如仇。是他們的好處。談到紅繚會性的質。也很良善。會裏無老大頭腦的稱呼。一律以兄弟分長幼。年最長者爲大哥。次者二哥。三哥等排下去。叫同年的。則月數分先後。同年復同月的。還可以日時刻分先後。每人每月應納會費三十制錢。作公積金。如某會員的父母。或妻室兒女死了。則由每個會員。津貼治喪費用五十制錢。另由會中另貼五千元。如某會員生一個孩子。也照治喪辦法。聚錢贈送與生孩的人家。平時患難相濟。急緩相和。絕不像其他黨會爭權奪利。動手害人的。……因此我敢料定。非他們所爲。而且呂大人的政聲極好。這兩個組織。均是安份的良民。絕不肯下此毒手。岳聲連聲道。這樣說料得妥當極了。玉柱又回頭對趙大人說。此去宜帶孟雄一道前往。因爲他是個走慣江湖的老手。許多門徑都摸得着。趙大人道。聖旨限兩月肅清江魯沿海的海盜。沒有孟雄作嚮導。恐怕不容易。手到擒來吧。玉柱道。海盜兇悍異常。而且出沒無定。若以現在的陸上官兵去剿。實難奏效。不如由孟雄作書與婁太綱。以官祿爲餌。祇要將他這一股招撫了。則褚大鵬勢孤力薄。那時他識風頭。俯首來降。否則我們不妨就使一個以賊殺賊的辦法。叫他們自剿自滅。是爲上策。趙大人極口稱道。此計妥善。便將孟雄由軍幕中招至。玉柱將原委仔細道了一遍。他拈鬚默思一會。對趙輝道。寫信一層固然上策。奈婁太綱是個粗漢子。縱然接到我信。必欲請他人代看。我意還不如親自走遭。力勸他來投誠。官府以分拆褚頭領的勢力。玉柱岳聲兩位且請先行。我去並無長久担擱。只要三天足矣。我們約定在安慶聚首。豈不兩全其美。玉柱道。如此也行。孟雄更不延留在後槽帶出牲口。飛馬向青島趕去。……玉柱岳聲又雙雙和趙大

人告辭連晚動身。

二

順着銅山到遠懷的大道放馬加鞭。由西牌行到子牌已過任橋。距離固鎮尚有三十里許。原來他倆的坐騎。却因前年秋天給山西大同府的府尹郭修伯代辦一件要案。郭府尹的外家是口外的游牧大戶。所蓄的名馬甚多。特地贈送他倆兩匹赤毛鐵蹄。驍驍馬。真可算日行千里。夜行八百。這時正是八月下澣。半輪殘月斜掛林梢。夜涼如水。四野晶瑩沉靜。冷風撲懷。那兩乘牲口穿雲閃電。價的只顧攢程。抵到固鎮。已到丑初時分。三街六市的人們正自好睡。關門閉戶。瞧不到一點光亮。將大街走盡了。才望見市南稍頭有一家客棧。面前燈光透明。拉風箱的聲音。扑達扑達。送入他倆的耳中。岳聲在馬上對玉柱道。大哥咱們且在這店中住一會。給牲口上足了水料。咱也好用一些點心。再走。玉柱點頭道。使得。我們雖不疲倦。二馬在動身時候。因為我倆急于趕路。沒有好好的上一頓水料。難得這店可以住脚。說話間已抵那客店的門前。玉柱先下馬。順手將韁繩扣在門口的樁橛上。那裏邊已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堂倌。來朝玉柱上下一打量。便滿臉堆下笑。來說道。公爺辛苦了。請到小店裏去坐憩一會罷。玉柱說。伙計。你且給我倆的牲口的水料搬來。給他門上足了。我們今天還要趕到合肥。才能休息。那店夥連聲諾諾的走過去。先放開了大門。又去喊醒了後邊兩相幫的小伙計。去預備水料和草料。他且去泡一壺好茶來。玉柱和岳聲對面靠窗坐下。店夥又搬兩盆水來。給他們盥面漱口。畢。便問他們用什麼點心。岳聲道。這夜趕路沒有睡覺。口中淡得利害。隨便拿些蒸餅和稀飯來吧。他倆喝了兩盃茶。店夥已送上稀飯點心來。正自在喫粥的時候。瞥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。頭戴破布巾。身穿一套藍布夾襖袴。肩臂膝頭都補了補釘。足登一雙草蒲深幫鄉履。一根二尺長的旱烟管斜插在腰布上。那張枯黑皺結的老臉上。露顯着深切的憂慮樣子。走到他倆的側面桌上坐下。對堂倌說。請你給我一碗稀粥。一碟醃小蒜頭。別的不要了。那堂倌却帶着勸解的口吻。對他說道。老何爹。你展開心懷。不用儘管煩惱。憂慮你的兒子是

個老實人，便是走失了，我想終久是會回來的。他是一個娶親生子的大人，難道說還怕拐子拐去不成……何老頭兒並不答話，只在腰間先抽下一枝旱烟袋，裝上一撮土烟葉末兒，又在烟筒上半截掛下的破布荷包裏，摸出火刀、火石……着搭……着搭……敲出火來，引着了烟，吸了一口，張着那一雙忠厚無神的大眼，在地面上瞧上半天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：我倒罷了，只可憐孩子的媽，這四五天昏糊癡惱，鬆頭散髮，日夜不安，一口茶水不進，唉，假使我兒再遲幾天不回來，便害了他母親啦……大哥，你知道的，我家終年靠耕種勤苦過活，那四五十畝田地，沒有榮兒在家照應，那還得了麼？我們夫妻倆，這一大堆年紀，還能做甚麼……不爭氣，討一房媳婦，到家福倒沒有想到，平時搥嘴薄舌，常在男人面前撥長唆短，要鬧分家，我那兒子，幸是一個孝順的人，不獨不聽她的話，並且狗血噴頭地罵她不賢不孝，因此就弄他二人不和起來。榮兒那天出走之後，連四隣都給我老倆担心嘆息，這不賢的媳婦，竟若無其事的，抱着女孩，僱一輛車子，逕自不聲不響的回到曹老集，她的娘家去啦。這些事，叫我倆怎能不傷心悲痛？堂官道：只怕又是爲小夫妻倆鬥了氣。阿榮一時性發，負氣到這方親戚家住幾天，殺了這娘子的火氣，也說不定。何老兒搖頭道：不會，我那孩子十分知高識底，平時就是和他媳婦不睦，在父母面上，却很能盡孝。春間叫他到城裏去完錢糧，漕米，他寧可將錢與糧串請別人順帶入城，不願離開我們。他常對他媽說：媳婦不是個好東西，我在她家，還雞肚猴腸，眼中生刺，我假使有數日離家，那不知怎樣的算計兩位老人家呢？加上我們這方沒有一些親族，你想……堂官又和他應酬了幾句，便去捧粥來給他喫。這邊岳璧玉柱都聽得清爽，岳聲放下碗箸，揩拭了口面，立起身來，走到那老頭兒的身邊，向他問道：你家兒子今天多少年紀了？何老頭兒說：已二十三歲了。岳聲道：你有幾個兒女？他嘆氣道：如有三男四女，那倒不會這樣的焦急了。不瞞公爺說，小人這一份家產，雖不是什麼大富財主，將來撐持門戶，傳宗接代，都望着他哩。岳聲道：你媳婦的娘家住在曹老集什麼地方？她的父親姓什麼？是誰給你家兒子做媒的？他家作什麼過活？何老爺未說，先頓足道：公爺談起來，真叫我悔恨死了，都來不及啦。我兒十六歲上，那年說親作伐的，跑破了門檻，他母親因爲祇生此子，而且疼愛得十二分，都想好好的揀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，一個賢德漂亮的媳

婦所以東也不成，西也不就。最後鎮上給人家做媒爲生的大老媽，到何家村去，對我倆說：『曹老集有一班大茶館，掌櫃的姓彭，叫彭得標，爲人四通八達，有面子，有裏子，誰瞧見了，都得叫他一聲彭大老板。他有一個女兒，年才二八，沒有人家，生得十分美貌，並且勤儉伶俐，鍋頭灶尾，針頭線尾，沒一樣不精，沒一樣不好。我那老女人不知怎的，便喫了他的迷魂藥，一口答應下來。當年五月初午行采過聘，結下了這頭親事。因爲我們這兒有個俗例：『兒女未成親，親家不過門。』直到吾兒十九歲下半年，討她到家，才知道上了媒婆的惡當，不獨沒有分文的陪嫁東西，反而向我家強討硬索，敲去五十十大錢。他說是養女兒的飯食錢，豈不無賴……後來我親自到曹老集去一打聽，只氣得我死去活來。那裏是什麼大茶館？裏面的老闆原來是一個開茶爐賣開水的青皮流氓頭兒，常言道：『好根出好苗，壞根出蓬蒿。』他家有女兒，到我來，實不相瞞，四個月便生個女孩子。我兒子可憐，是個忠厚人，又怕聲揚出去，名譽難當，只悶在肚皮裏，氣幸虧我父子平時和睦待人，遇事忍讓，多謝四隣老幼，沒有一句閒話。奚落我的兒子，要不然的話，我兒子縱然老實，也必早已氣死啦。』

過門後一個月，娘家跑上十八趟，唉……喪門吊客星，請進門，我家完啦……岳聲道：『你兒子走出後的第二天，媳婦便回娘家了。』

他道：『是岳聲道：你家總共有多少財產？』他道：『不怕你老見笑，我的父親是個瓦匠出身，辛苦一身，僅賺了三十畝良田，合祖上的遺田，共有五十餘畝。老漢三十二歲當家，荒歉年多，豐收年少，所以僅能糊口度日。這五六年，稍有一些餘積，依我早就買田了。我女人因爲過荒年，過得怕了，寧可將餘蓄分放到四隣身上去，收一些薄利，不肯買田。爲了錢，我倒又想起一件事來了。去年秋天，媳婦在娘家來，對我倆說：『她爸爸欲開一井大糟坊，向我們借三百千作資本。我倆沒答應。』這女人竟對人家說，公婆一些也不認親，家情面，祇將錢文看得比銅鑼那樣的大，放給別人，出他利息，放給我們爸，也出利錢的。自家的兒女，至戚反不及四隣，真笑話……公爺你給我想想，我便有金山銀塔，這種不要臉的親爺，也莫想借到我分文。』岳聲道：『你現在預備到那兒去找他呢？』何老兒道：『僅有一線希望，還是昨夜二更天，在床上想着的，便是我兒在沒有走的前兩天，曾到鎮上興隆茶館裏尋找他的姨父任富回來的時候，十分不快活。我倆再三盤問，甚事煩惱，他咬牙切齒的說：『終有一天給我訪到了，抓住』』

實據再和這賤人算帳。『公爺，您老是位明白人，還要我細說嗎？這當然是他媳婦在外邊，又有了不端之事，給人知道了，告訴與榮兒了，因此別的地方我也沒處去找，只好到曹老集週近去探望。探望岳聲也不再往下問，回到自己的坐位，對玉柱道：『大哥，你聽到麼？』玉柱道：『聽得了。』岳聲道：『你說這事毛病出在那裏？』玉柱笑道：『還問什麼？』岳聲也笑了笑，道：『我瞧這老頭兒實在可憐，咱們又是順路，這樂得做做好事，給他打一個不平，或者節外生枝，結咱們多一條線索。』玉柱仰望著窗外的曙色，天空默然不答，過了半晌，才回頭對岳聲笑道：『管他甚麼閒帳，我們的公幹要緊，岳聲見玉柱不允，也就算了，起身付了店帳，便見玉柱對自己說：『我和你且換了行色服裝，免得惹人岔眼。』他說罷，就在馬背上取包裹，拿出一套華麗的衣冠來，換上了。岳聲也跟著改裝，著一個書僮模樣，一齊上馬，向南趕路。

### 三

曉日初昇，金風送爽，他倆在馬上有說有笑，不知不覺的已抵到曹老集了。玉柱因街道狹窄，而且又碰到集期，四鄉入村的農民們，擠擠軋軋，熱鬧非凡，他只得下了馬，叫岳聲縮住兩匹繮繩，遙邇在人空隙的當中，慢慢的行到南大街的一段，將到前面一個十字街口，人馬車輛，陡然塞起來，寸步難移。岳聲好不焦燥，便聽得身邊有一人，恨聲怨氣的說：『這個老虎關，他媽的害人不淺，不知他們憑什麼理由，要攔街索費，真是混帳極了！』岳聲忙問那人的原由，這時又有一個推車的漢子，對那人鼻子裏哼一聲，說：『與你有甚相干？你却要老虎頭上去拍著蠅，萬一有人去傳了話，那可緊提防你的腦袋，不怕你是銅鑄鐵打的，也能打你一個發匾。』那人給車夫這一個警告，果然嚇得不敢再說。岳聲性急，便怒目對那車夫說：『怕什麼？難道此地是沒有王法的地方麼？』又回頭對那人道：『你說你說，有誰誰敢來打你？』那人見岳聲身體矮小，瘦弱，不禁暗笑道：『真個有了事，憑你這個小小的書僮，不要給他們慣成肉餅！』他便開口，對岳聲道：『你不要性急，祇有一會兒到了前面那個地方，你自然便會知道的了。』岳聲只得耐住一肚皮怒氣，擠在人叢中，一步五寸，兩步一尺的向前面移過去。玉柱只是不做聲，到了一家小茶館的門前，早見有兩個兇眉

福爾摩斯偵探奇案代表作 第二集 落魄崖

八

暴眼的漢子。遂一向各車夫各驢販子收取憩腳錢。一輛小車五文錢。一匹驢子十文。一匹馬二十文。那些車夫驢販子。只忙趕路。也不和他多說話。早已將錢預備在手裏。一到他倆的面前。便遞給他門的手中。岳擊瞧得。不覺無名火起。眼冒紅烟。暗道。你不向咱門收錢。算是你的造化。否則。你便瞎了狗眼。不打得你頭臉。鼻目一樣平。咱也不配稱『半截羅漢』。噫。他正在盤算的當兒。不料一隻粗糙大手。已伸到他的眼前。他抬頭一望。原來已走到東邊大漢的身邊。他不要開口。玉柱却搶過來攔住。岳聲對那大漢說。老大哥。應該收我們幾文。那人圓睜大眼。一聲斷喝道。你沒有生眼麼。那邊掛的什麼。玉柱順着他手指的去處望去。只見那茶館的門楣上。掛着一塊木牌。上邊寫着。曹老集南大街道路失修已久。過路車馬客商。均感不便。茲有本集諸大善士。發起募捐。修葺街道。舉凡往來車輛驢馬匹。均請隨緣樂助。以期聚沙成塔。積少爲多。一俟捐成整數。即日開工修築。

年 月 日

募捐會公啓○

附募捐普通限例如下

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|
| 木輪車一輛 | 捐制錢五文  |
| 鐵輪車一輛 | 捐制錢八文  |
| 驢一匹   | 捐制錢十文  |
| 騾一匹   | 捐制錢十五文 |
| 馬一匹   | 捐制錢二十文 |
| 牛一匹   | 捐制錢廿五文 |

其他一切易損街道之車輛石滾等物。臨時再定收捐數目。

募捐會同人公訂○

玉柱看罷。便在懷中取出一錠銀子。共是五兩。放在那大漢的手中。陪笑說。對不起。小子初臨貴地。實不知有此善舉。修理街道。供千人萬馬行走。諸位熱心公益。小人不勝欽佩。今奉捐紋銀五兩。聊表寸心。那漢子做夢也想不到玉柱。

竟會被例肯捐五兩銀子。沉澱澱的接到手中，好不快活。裂開一張臭嘴，笑呵呵的說：「請公子慢行一步，我們有兩句話預備奉問。」玉柱岳聲一齊縮住馬繮，立到小茶館的門首。那大漢拿着銀子，一溜烟跑進茶館裏面去了。不一會，却走出一個五十左右的人，生得獐頭鼠目，高顴鉤鼻，一望而知是一個陰險刁猾的傢伙。手裏搖着一把黑紙扇兒，頻下的三絡黃短鬚，微微的拂動，走到門口，回頭道：「蔣勇，你說那一位公子捐助銀子的？那收銀的由他背後鑽出來，伸手指着玉柱說便是這位公子。」那人忙躬身一揖，說：「如不嫌小店醜陋，便請到裏邊稍坐一會，喝一盃水去。」玉柱也不推辭，只關照岳聲看守馬匹，便隨着那漢子直走到天井側面的屋裏。只見內中兩張桌子，一排，通長有三十張左右，由西到東，原是五大間邊房。日間上午給人吃茶，下午却改爲書場。這時候吃茶的人還不多，僅有十來個半數在窗口對着日光，在調弄他們的畫眉，與百靈鳥。玉柱給他讓一副客座上坐下。那人在橫頭上陪坐。那蔣勇却站在那人的身後，好像是個小輩的形式。那人叫茶館奉茶過來，對玉柱笑問道：「還未請教公子尊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務乞示知，以便我們在修路成功之後，將官印刻到石坊上，教後世的人們景慕高義。」玉柱忙道：「辱承下問，敢不奉告。不過刻石一事，小子何功何德，萬不敢當。那人不待他說完，便道：「我們早訂捐款的條例，如有人捐到二兩銀子以上，便得留名刻石了。何況公子慨捐五兩呢？」玉柱道：「小子祖籍洛陽賤姓王，草名樹屏，家祖父曾任兩粵巡撫大臣，在三年前已告老回鄉休息。家父在洛陽本城經營商業，此次命小子特到皖南採辦大宗茶葉筆墨，路過貴地，敢轉請問老先生尊姓台甫。那人閃着小圓眼睛道：「豈敢，豈敢不佞姓彭，名得標，就生長在此地。幼時不肯習正，專門歡喜朋友熱鬧，終日往來酬應，不作事業。縱讀過孔孟詩書，縱學過孫武兵法，結果弄成一個不酸不寒的『三腳狸貓』。出來祖遺一份家私，差不多完全敗落在不佞的手裏。現在沒有辦法維持度活，幸許多好朋友，好老好少，都衝着我昔日的交情，衆人鼎力成全，在此地開一月茶館。我依抱着個有飯大家喫的宗旨，有不少身窮落魄的弟兄，仍然由在下接濟他們。」玉柱道：「老先生可以算孟嘗君再世了，可敬，可敬。他們又彼此談了些不緊要的閒話。玉柱便起身告辭道：「小子此番行色匆匆，不能久陪尊駕，俟此去將貨色買齊裝運動身，那時回去，必然到府候駕。他忙道：「好極好極，祇要

公子肯降臨，則寒舍生光不少。且用一點酒飯再去如何？玉柱却低聲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僕人們攜帶銀子五千兩，在蚌埠相候，遲去恐有舛差，則歸去不能覆命了。小子雖年輕識短，但生性與老前輩相同，非常好朋愛友，難得老先生不以年稚見棄，願賜教誨，則欣感無既。來日方長，絕不爭此一時客套。彭得標唯唯稱是。送玉柱出門，又附耳對玉柱道：「敝地歹人甚多，路上處處留心，不能大意。」玉柱道：「謝道才告辭上馬，向蚌埠趕來。」

四

岳聲對玉柱道：「大哥你瞧那兩張告示麼？」玉柱道：「看見了。」他道：「你留心到破綻沒有？」玉柱道：「有什麼破綻？不過是當地幾個多管閑帳，假公濟私的流氓，藉此斂錢的兩張幌子罷了。」岳聲道：「你既曉得是幌子，那又明知故昧的送五兩銀子給他們，幹甚麼？」玉柱笑道：「我捐是我的功德，他不上公，私下用了，便是他的罪過。」岳聲道：「且不談這個，我再問你，到底瞧見了破綻沒有？」玉柱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岳聲仰天大笑道：「哥呀，咱的老大哥這『聖目書生』一塊金字招牌，不要給人家敲碎了。你說，你此番到安徽來幹什麼的？」玉柱道：「這何必說？給人家尋找兒子來的。」岳聲道：「那麼一個極其明顯的線索，你爲什麼不看見？」玉柱道：「你在做夢了。」難道說小茶館那幾個青皮鬼兒，還與這兩案有關麼？」岳聲道：「你說無關，咱也不必和你再談了。咱且問你，那個姓彭的是好人，還是壞蛋？」玉柱道：「當然不是壞蛋。人家待客謙和有禮，確實是一個很規矩的生意人。我在臨行時，還再三知照我路上留心。此地歹人甚多，不要遭了他們的算計。你想，他如果真是個壞蛋，還肯關照這些忠實的話麼？」岳聲見他不信，暗自尋思道：「現在且不要和你賭嘴，待到那時動了你的手，你才相信咱的眼力不差呢。」他倆且將話頭岔到別地方說着，話休煩屑。在下午末牌將盡，已抵到蚌埠的市稍。岳聲在馬背上連打了兩個呵欠，對玉柱笑道：「不濟……僅只熬了一夜，沒有睡。現在便要磕頭打盹了。久聞蚌埠有一家湖山客棧，廚頭所製的肴饌很好，何不就住到他家去，痛飲兩壺？」玉柱道：「好。可巧這湖山客棧便在此街。他倆稍稍行過十數間門面，便瞧見湖山旅舍。那一塊大市招橫掛在街心。他倆翻身下馬，在店外立住，裏邊便有兩個伙計走

出來，給他們將牲口牽到後槽去。跑堂的酒保走過來，先在左邊的靠窗一張桌上，揀了兩副清爽的座頭，請玉岳二人坐下。岳聲道：「你們這裏有沒有上等的清潔房間？」酒保諾諾連聲的應道：「有有……要兩間還是一間？」岳聲道：「咱主僕倆僅須一個房間，不過床鋪却要兩張……」玉柱道：「怎麼啦？現在天氣還早，難道就在這兒住了麼？」岳聲笑說：「你精神比咱好，咱喫了酒，便得軟了身體，寧可明日清早動身。」玉柱聽得點頭含笑，並不再往下說。一會兒，酒保將酒菜揀了上來。他倆對面酌酒，暢飲起來。岳聲點了一盤炒山雞片，玉柱點了一盤蟹黃煨魚皮，又點了四盆鷄絲瓜片等類。下酒小菜，這時在他倆的對面一張桌上，也來了一位喫客，頭戴冬緞瓜皮小帽，身穿一件黑縐紗的洒花夾袍，足登快靴，紫膛四方臉，雙眼灼灼有光，座位傍擺着一狹長的箱子，別無他物。獨身點了些酒菜，自酌自飲，樣子十分莊重。老誠好樣一位有功名的武舉之流。玉柱岳聲各自瞧在眼裏，對盃且飲且談，因為此間是個憩客的所在，五方雜處，他倆更有許多秘密事情待商，也祇好暫按不提。儘拿別的話來說，時光飛快，在他倆暢飲高談的中間，日光由西斜而西歿，更一轉眼，便是掌燈的時候。他倆都有了七分酒意。玉柱雙手抱着膝頭，安坐在圈椅裏面，呆呆地對着天花板，出神默想。岳聲拖了一隻鷄棒子，啃個不停。這時便見那對面桌上的少年，忽然站起身來，走到岳聲這邊來，雙手緊抱當胸，道：「敢請教尊兄貴姓大名？」到那裏去公幹，望乞示知。小子有事相託。岳聲好生奇怪，便隨口答道：「小弟馬德成，現隨家主人王樹屏，到安慶去採辦貨色，辱蒙下問，轉請示閣下……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張名仁忠，也到安慶去採辦，因聽到這一路大夥小夥強盜甚多，路上很不寧靜，在曹老集動身來，便見兩位在前面趕路，我本想趕上來與二位一同走，仗些胆子，只是我那坐騎太不行了，所以遲二位十多里下來。明天二位如不見棄，便請將坐騎稍放得慢些，則小弟感謝不盡啦。」岳聲當此酒後興致勃然地說：「張大哥，儘請放心，咱倆走南到北，到處採辦貨色，稍識得幾手拳腳，你和咱們一同走，便是不幸碰到了什麼強梁草賊，咱倆祇消和他們翻翻門檻便行了，絕不會遭他們的擄掠。他又千謝萬謝，又贊了岳聲兩句，才復回原位。大家用飯之後，岳聲和玉柱到了房間裏，原來這家沒有樓，是雙四合的瓦屋。他倆的房間，却在第二進的南客室裏，二張木架床，順着分對面擺。岳聲便躺到床上，見玉柱閉目沉思，也不去

和他多說靜靜的對壁上掛的那盞油燈望着。直到二鼓已報。玉柱這才由床上坐起來。對岳聲道：「我們兩日辛苦了。早些睡吧。明天早晨起身還得趕路呢。」他說罷鑽入帳子裏去睡了。岳聲理好了被褥。將壁燈吹得熄了。解去外衣。因為人地生疎。不敢坦然就睡。特在包裹抽出寶劍橫在枕頭邊。面對窗口。一會兒朦朧起來。不知什麼去處。忽然格登一聲。絕似有人在屋面上踏碎了一塊瓦片。岳聲何等精靈。頓時驚醒。輕輕的握着寶劍下床。蹣跚到窗下。站定。屏氣凝神。的細聽動靜。果然又是格登……接着便聽見一條黑影兒由屋脊上直落到天井裏。聲息全無。岳聲暗自驚異。道：「不想這裏也有夜行人。而武藝功夫又非常可觀。料想這賊必是來轉咱們的念頭。日間咱便料瞧到那個混帳茶館中。是一個容留盜竊的巢穴。玉柱大哥竟聰明一世。糊塗一時。咱幸而有了準備。假若也和大哥一樣的大意。豈不完了。且去喚醒了他。轉而一想。不如索性不讓他知道。待咱捉了這賊。擲到他的面前。才叫他下次不嘴強咧。他打定主意。獨力幹去。這時便瞧得清清楚楚。一道白刀光在窗口閃了閃。又縮回去。岳聲識得這是探路。不去理睬。他不轉眼。那黑影子的上半段在窗口一晃。好像已預備進來。岳聲對準他腦瓜兒一劍削去。算定必將結果了。這狗頭的性命。那知那人眼尖手快。忙使了個『鳳點頭』的家數。劍鋒已將他的頭中和頭髮削下了一大塊。恰恰地在他的頭皮上擦過。那人嚇得真魂幾乎出竅。趕緊一躡身。縱上屋面。預備逃去。岳聲那肯放鬆。也便由窗口穿出來。隨後上屋。那人已識得他的寶劍厲害。那敢和他交手。來不及越過屋脊。在後簷跳下。在小巷中穿到一條小河邊。順着飛奔。直向北去。岳聲那肯放鬆。一面急追。一面心裏打着盤算。道：「這賊奔跑的功夫很快。便這樣儘在後邊追。追到幾時。不如賞他一箭罷。他即使出生平唯一絕技。在腰裏拔出一枝袖箭。長約七寸。袖口只一揚。利那間。便見那賊嘴嚙東一交。擡在路旁。岳聲大喜。兩個蹤步已到了那人的身邊。一脚挑得那賊四爪朝天。用劍逼着他的脖子說：「你這狗頭是那裏來的。爲什麼要盤算咱倆。照實說。咱看你在義氣份上。或能饒了你的性命。否則尙有一字虛浮。爺的劍下一揮兩段……」那人開口求饒道：「好漢爺爺請饒恕。我有眼無珠。誤意冒犯……」岳聲覺得這聲音很熟。俯身仔細一瞧。不是別人。却正是日間隔座飲酒。請他倆同路作伴的張仁忠。又聽他說此來原是奉我們老大的密令。因為你們小玉人在

曹老集一捐便是五兩紋銀。那裏的弟兄們就紅了眼晴。着人到西瓦窰裏去送信。請會裏派人墜下來。預備短劫二位的銀兩。敢對天發誓。絕沒有相害的意思。我與二位素不相識。更無仇恨。望好漢爺高抬貴手。饒我這條狗命罷。岳聲道：你別怕。既如此說。咱絕不害你的性命。你且仔細告訴咱。你們這會叫什麼會。那會中共有多少人。誰人爲首。幹的什麼勾當。巢穴在那兒。外碼頭共有若干兄弟。和你們聯絡……那張仁忠道：實不瞞好漢爺說。我們這會便是安徽七大團幫中的光蛋會。現在的老大是個出家人。法名圓通和尚。才祇四十二歲。他本是陝西驪山武當行宮武當派的六世弟子了。因老師的第四徒弟。只因他生性兇悍。學會了各種本領之後。竟敢在各處幹些犯法不德的事情。給他的老師知道了。就派人將他召到山上。痛打嚴責了一番。將投師的法帖退給他。又將他領得衣鉢三寶收回去。驅逐下山。從此他便不是武當門下人了。可是飢寒困人在以前。憑衣鉢三寶。到什麼處寺行院中。皆有人供他食宿。如今當然沒人款待他了。他便在一路上借場兒賣拳。迤邐來到我們曹老集的街上。當時有許多光棍青皮流氓。地棍之類。給他湊了一筆錢。在岳神祠裏收拾兩間閒屋。與他居住。他們從此就拜他爲師。長日分幾班跟他打拳練腿。起初二三個月裏。那和尚還能安守本份。後來漸漸地變壞了。密地召集羽黨。幹那些喪天害理的惡事。恐怕官府知曉。特在集南二十餘里的荒僻無人的牛角港口。築建兩座大窰。一座命徒衆掘泥做坯。實行燒窰。遮人的耳目。另一座窰在外表看來。也是預備燒磚瓦的。其實這裏面却是會中人們會集的大機關。窰在建造時。上下共分二層。上一層有八個大房間。首尾啣接。作一個圓圈。當中這一大間。却是供初一月半敬神行禮的大團體。下一層共有四個大房間。一個廚房。一個刀槍庫。一個錢糧衣服間。一個却是圓通和尚的祕密室。由外邊搶來的良家婦女。便關閉在裏邊作樂。爲了這一層。會引起大家的極度的不滿。可是這和尚作威作福。誰多一句閒話。只要給他聽見了。那必然被他打個半死不活。因此這一層。稍有一些志氣的兄弟們。都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偏有一起壞蛋。將良心塞到肋骨外邊去。狼狽爲奸。助紂爲虐。終有一天。這邪正兩派。清算一回積帳的……岳聲聽完了。便又問他道：咱想去探一回賊巢。不知有沒有祕密機械和關捩子呢。這進出路。也須你詳細的告訴給咱……他道：上一層是由朝北一扇小門進去。

其他東南西三面門皆不可入，均有機關振械，一個不留心，便有性命之憂。至于下一層，却祇有中間的大廳上神檯下面有個僅容一人上下的圓洞，可通普通的會員，僅能在上一層停留，不能到下面去的。更有一個地道直通朱家堡東邊的土地堂，那是預備在危急的時候，以備幾個『元兇首惡』逃走用的。如果好漢能夠信任我，准我回頭自新改過，則我願爲你的引路者。到那裏去，岳聲見他語氣沉着堅決，樣子和露真摯，料他沒有詐意，便慨然說道：『你肯覺悟翻悔，咱極欽服。』說着，便在懷中取出一隻小鐵盒子，拿火種在他的腿上一照，那一枝袖箭直透小腿後半邊，穿過袴子入肉二寸許，鮮血在布上涿涿的直印出來。岳聲先拔去了袖箭，然後將褲腳管捲起，將藥粉在創口上搽塗好了。外用一塊布包紮起來，又給他雙腿根按摩了半晌，血脈融和，立刻疼痛消滅，立起來對岳聲再三拜謝。

## 五

岳聲道：『事不宜遲，咱倆就去罷。』張仁忠在前面引路，直撲正北而來。一路上仁忠對岳聲道：『那賊禿很有不少蠻力，馬爺須得小心應付。岳聲笑應道：『以後你可喊咱袁爺了，那是一個假名字，咱的真名姓，叫袁岳聲……仁忠倒是一愕，立定脚，回頭對他道：『敢就是趙大人屬下的『半截羅漢』？袁老爺麼？岳聲道：『你怎麼知道？』仁忠道：『啊，呵，我也當是誰原來是你老人家，怪不得手腳這樣的溜亮，武藝這般的高超。在前月份從貴府傳得一個消息，便是說趙大人即將調任這裏的巡撫了。那時各黨各幫的頭兒腦兒，老大老二都慌了手腳，大家互相奔走，駭告好像大禍將臨，因爲他們皆曉得袁爺和一位鑽天入地神出鬼沒的梁老爺，如何了得，如何厲害，有了你倆，北半邊天下太平安穩，什麼奇案都破過了。什麼惡人都除却了，假使趙青石真個調得來，他們雖狡猾，就是插翅也莫想逃去的了。無怪他那樣的驚慌呢。岳聲很得意的說：『辦事祇要專心一意，不愁辦不好的。』論起咱和梁大哥的武藝來，也不見得怎樣的過乎他人，不過遇到辣手的案子，肯下苦心，追求線索，有時皆是避重就輕，就像雲台山那一案，是多麼危險神秘啊。咱倆費盡心機，最後才得使用以賊制賊的方法，結束此事，換了別人，不獨不能夠在此匆促的期間，即能破案，並且連辦案

的朋友都有喪失性命的可能。他便詳細的將雲台山案情對仁忠說了。他是不住口的贊佩。他倆邊走邊談。不  
到一個時辰。便聽得仁忠對岳聲說。袁爺前面那兩座黑壓壓的高堆兒。便是真假兩座。那東邊有烟冒出的。乃  
是燒瓦的實窖。西邊的一座。却闌靜無聲。便是仁忠所指的會所所在了。他倆脚步愈慢。到了百丈以內。仁忠回頭對  
岳聲道。你老還是假裝入會的吧。如果那圓通問起來。便說主人已經被我們所害。倘有大批銀兩在後邊送來。只要  
得着機會。立刻便動他的手。岳聲道。只怕他們當中有人認識咱。不是弄巧成拙麼。仁忠道。那倒不妨事。我深知道現  
在會中的幾個長班弟兄。都是當地的人民。他們沒有到別處去。那裏便會認識你呢。岳聲說如此甚好。他倆走到西  
審北門附近。仁忠用手在門檻上一按。那門自開。那裏透出燈光來。仁忠用手指着前邊一個房門。說那邊就是會員  
報到的地方。便由那房間暗門入禮廳。岳聲仔細一瞧。只見裏邊安放着一張方桌。四張木椅。另有一隻書桌。一隻短  
凳。那方桌上點一盞油燈。並無人在裏邊。由此房間走過來。便到暗門面前。猛可裏仁忠大喫一驚。急切回頭對岳聲  
道。袁爺。這是一回什麼事。岳聲逼近一看。原來那牆壁上掛着一幅立軸。忽然失去了半截。揭開立軸。便見一扇僅容  
一人通過的木板門。已經被人用刀削去了下半截。他倆知道了變故。各自掣傢伙在手。先後躍到大廳上。那四張  
風燈。都明晃晃地點着。所以裏邊的物件。可以一目了然。瞥見大廳中間的桌子下邊。倒着兩人。身首異處。鮮血流得  
滿地。腥氣觸鼻。神台面前也有一個被殺的屍身。橫倒在地上。仁忠到這時。又驚又喜。莫名其妙。岳聲低聲對他說。這  
只怕是同黨鬥了意見罷。不管他。且到那頭陀的祕室去。只要捉住了他。其餘的便沒甚要緊啦。仁忠點頭領他到了  
神台的後面。帳幔掀去。便有一個圓溜溜的地洞。一層一層磚頭疊成階級。走到下面。却是一個廚房。兩個燒飯的  
大司務醉睡如泥。他倆也不去驚動他。便到灶後的小門。逕入兵刃庫。更由兵刃庫轉入糧餉間。仁忠將耳朵貼到牆  
邊。細聽片晌。便道。奇了。這時候怎地裏邊一點動靜也沒有。敢是那頭陀出去了麼。他便將一架木廚放開。一扇木門  
也。和前幾個一樣的。从。小。仁忠鑽到裏面。便大聲說。奇怪。奇怪……原來這頭陀的祕室中物件傢伙。十分凌亂。好像  
有人在裏面狠鬥了一番了。四牆壁上都是缺磚碎角。被兵器碰擊得一塌糊塗。桌上的殘燭。還沒有熄。只見那頭陀

不知究竟到那裏去了。岳聲拿起燭台，四邊一照，照見床前有一攤血跡，還沒有乾。岳聲對仁忠道：「似這樣此間定有仇家來攪過啦。」或者這頭陀逃走了，也未可知。不過只恨咱們來遲一步，不能夠幫那人一陣成功。這裏除掉四個暗室，還有無秘房了。仁忠道：「我倒忘了。」這頭陀作惡萬端，除掉擄來女子，藏在他秘房作樂，稍有財產人家的子弟，他也設法使竄徒弄得到。明日張胆的逼住人家拿錢來，給他們的兒子贖身，真是可惡到極點啦。這暗房便在頭陀的帳幕背後。他用刀挑起了垂帳，便又有一扇小門。他用手一扭，關掩子門便開了。只見裏邊有五個年輕的男子，均蜷伏的牆角裏，瞧形狀非常的可憐，便將他們喚起來。仁忠指着那個穿黑布短衣的小夥子，對岳聲道：「他便是開茶館彭得標的女婿。他女兒在家先和那頭陀有染，他不獨故推不問，反而借頭陀的惡勢力，將他女婿弄得來，一心想迫着向老頭拿出若干銀兩來，真不要臉……」岳聲滿以為五個當中必有兩知府的公子在內，那知一問，均是週近一二十里人家的小後生。岳聲未免大失所望，便放了那五人，便和仁忠在地道裏直走到半里外的土地堂後門出來。果然那扇暗門也自開放着，于是他倆便料定頭陀從這裏走的了。岳聲對仁忠道：「此來雖然空跑一次，可是那頭陀發了仇家的教訓，或者遠走高飛，倒是此地人民的福運。你隨咱一同到客店裏一趙，或者有用你之處。」仁忠道：「好，他倆回抵到店中，天已將曙。」岳聲走進房門，不由他一愕，向後倒退兩步。

# 六

原來他的床上，綑縛着一個胖大和尚，兇眉大眼，十分難看，氣喘如牛的在那裏掙扎……又見那頭陀的耳朵已被刀劍削去了。岳聲回頭對玉柱的床上一望，則見他大被蒙頭，正自好睡，便伸手將他的被頭揭起一瞧，他却氣息如雪的還沒知覺。岳聲用手徐徐的推他兩下，他這才起身坐起來，打了一個呵欠。岳聲正待將方才的話告訴給他，可是他卻喃喃囁語道：「好一場廝殺也……頗巨那頭阿的氣力很大，房間又小不是的……」撥草尋蛇，用得快，險一些遭了那頭陀的毒手……他說了幾句，便又打磕頭了。雙眉低合，默無聲息。岳聲只可奇怪極了，暗自尋思道：「看